

主编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

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

如此伤感 如此温良 如此圣洁

鲁迅与魏晋

日本出版「黄金时代」的景象

从春晚想到文化繁荣的条件

德国是怎样崛起的

宋庆龄和她的养女

陪毛泽东跳舞的文工团员

令人担忧的中国城市建筑

晚晴，西方文化汹涌而来

M 悦 读 K

第二十六卷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26

M 悦 读 K

第二十六卷

主编 /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2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悦读MOOK. 第二十六卷/褚钰泉主编.--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391-7565-2

I. ①悦… II. ①褚… III. ①书评-选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1215号

悦 读MOOK (第二十六卷)

主 编 褚钰泉

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

特约编辑 林 韵

美术编辑 徐 泓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yuedumook@126.com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30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3

字 数 29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565-2

定 价 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卷首语

这一卷作者的来稿中,有多篇谈及鲁迅。编稿之际,鲁迅的身影不时映现眼前。今天的青年也许较少读鲁迅的作品,不甚了解鲁迅究竟为何许人?可是鲁迅的名字仍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历史上。鲁迅一生可谓命运多舛,身后也不寂寞,忽而被捧上了天,被奉为“中国的第一等圣人”;忽而又遭种种非议,甚至原来被收录在教科书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作品,也被逐出门外。

其实,鲁迅生前活得颇累,无由的诽谤、中伤、诬陷、造谣……冷枪暗箭时有袭来。有的来自他的敌人,有的则来自某些心怀叵测者。他们不间断地向鲁迅泼污水,甚至揭发他的作品是“抄袭”的……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然而,鲁迅毕竟是鲁迅,他犹如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,在邪风恶浪中巍然不动。他从不急于表白,也不会无端地把手稿摊在地上,以示清白。鲁迅的应对原则是:一是鄙视,不理不睬;二是适时反击,揭穿澜言。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鲁迅说:“上海之文坛消息家,好造谣言,倘使一一注意,正中其计,我是向来不睬的。”“与此辈讲理,乃反而上当耳。”

此招高明。大千世界,无奇不有。一旦受人诽谤中伤,急于自清,枉费精力,岂不耽误了正事?!如果当年的鲁迅,一听到诬陷,马上反击,到处申诉,怎么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民族和国家的大事,怎有可能写下如许可影响中国几代人的时代檄文。

鲁迅说过:“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。”真乃一言中的。虽时隔大半个世纪,依然是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。而今,随着网络的普及,人们的交流和信息的传播方便多了,个人的话语权也增加了。可是,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好事者趁虚而入,鱼龙混杂,某些无聊的文章和争论充斥其间。如果一概认真应对,不仅浪费精力,搞得身心疲惫,而且影响正事。不妨学学鲁迅,增强辨别能力,珍惜自己的话语权,让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多做些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大事。

目 录 Contents

特 稿	听“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”研讨会有感 如此感伤,如此温良,如此圣洁 ——论《巨流河》	王得后 / 005 李建军 / 009
	鲁迅与魏晋	骆玉明 / 023
	续貂录 / 读《胡乔木书信集》札记	虞非子 / 040
人 物	记彭明先生	陈铁健 / 049
	泰戈尔与茅盾昆仲	钟桂松 / 054
闲话出版三十年	日本出版“黄金时代”的景象	陈万雄 / 062
议论纷纷	戒骄一则	邵燕祥 / 066
忽然想到	从春晚想到文化繁荣的条件	陈四益 / 069
往 事	鸿爪掠影(三)(之六)	王学泰 / 072
先睹为快	雅科夫列夫的绝唱	[俄]雅科夫列夫 / 081
书与插图	名家之宠——《包法利夫人》	汪家明 / 092

域 外 风

德国是怎样崛起的? 萧文泉 / 100

果戈理的伟大 蓝英年 / 106

“肉身成道”之道
——劳伦斯的绘画与文学的互动 黑 马 / 110

艺 苑 杂 谈

雷蒙德·卡佛的《短镜头》 彭小莲 / 117

“老照片”札记

进 城 冯克力 / 121

海 外 书 情

注射毒品的医生——科学革命是怎样发生的?
——千年旅游城——复活节岛的秘密——伊朗的昨天——成长的养料——为
了一个古墓的国际争端——电游般的战争 / 127

书 海 巡 游

▶ 有此一说 ◀

必须调整和缩小四大差距——慢性病是中国人健康的头号威胁——为什么会出现暴力现象——我国工业污染源成为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主体——中国的社会思潮之复杂为近十年来罕见——中国的环境突发事件的数量迅猛增长 / 134

▶ 人物志 ◀

宋庆龄和她的养女 隋永清 口述 张路亚 文 / 137

贺子珍是如何被关进疯人院 陈冠任 / 141

熊向晖二三事
——女儿的回忆 熊 蕾 口述 李 菁 文 / 147

► 历史往事 ◀

- 陪毛泽东跳舞的文工团员 田 伶 王连春 / 151
谁把吴祖光打成“右派” 张 颖 / 160
邓小平遇袭 陈天璇 / 164
江青与辩护律师 王 凡 / 167

► 国情点滴 ◀

- 令人担忧的中国城市建筑 童大焕 / 171
中国官员数量:世界之最 杨继绳 / 176
一个日本青年看到的中国
——十大不可思议 [日] 加藤嘉一 / 179

► 四面八方 ◀

- 晚清,西方文化汹涌而来 [美] 阿瑟·贾德森·布朗 / 182
疯狂的寺庙 刘子倩 / 186
“神舟”系列飞船发射历险记 席志刚 / 189
犹太人为什么聪明 [英] 斯蒂芬·卡尔·利昂 / 194
“红色公主”的流亡生命 张子宇 / 196
萨达姆是怎样被抓获的 [美] 史蒂夫·拉塞尔 / 201
推动利比亚战争的哲学家
[美] 本杰明·华莱士 - 威尔斯 / 204

听“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”研讨会会有感

◎王得后

仿佛是“六个一”那天,或许还早些,孙郁兄来电话,说北京文联想邀我参加一个研讨会,题目是“鲁迅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”,会在南京开,问我能不能去?真是喜从天降。当今之世,还有知者追求“鲁迅精神”与当代文化的建设,不是凤毛麟角,也

是寥若晨星了。我满口答应,颇有期待。

三十年来,鲁迅研讨会多矣,而像这样带有根本性的切中时弊的专题,我萎缩的脑海中一片空白。这是一个内容丰富、复杂,而难以推行的题目。盖有力者“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”。这是我三十年探索的题目。一九八一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



鲁迅(1881-1936) 颜仲 木刻

术研讨会,我提供的论文就是:“立人”是鲁迅的中心思想、目的和归宿。直到一九九一年还有我尊敬的前辈批评的议论见于报端。我不改初衷,新世纪又写了《“立人”就是立文化》。如石沉大海,毫无反响。社会醉心于“国学热潮”之中,企望在“信仰危机”之后用“国货”

挽狂澜于既倒,鲁迅竟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,遑论他的“新文化建设”!二十年过去,社会精神濒临崩盘,恐怕并非危言耸听。民间谚语说的是:看央视“这边风景独好”,一片和谐气象。走出门,老人倒地没人“敢”扶,儿童被碾压“不敢”救助。是的,“愚弱”的精神是撑起不了“崛起”的大厦的。

难怪非鲁迅研究界的朋友也决心呼唤“鲁迅精神”，要发出别样的声音，我怎能不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呢？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到达南京，我才知道，这是北京文联和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联手举办的。十五日开会，又是一个“比较无所顾忌”，“比较畅所欲言”的学术会议。这是我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亲历的这样鼓舞我心的鲁迅研讨会。我深知有人不高兴，但鲁迅八十年前就说过：“在我自己的，是我确曾认真译著，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，的投机。所出的许多书，功罪姑且弗论，即使全是罪恶罢，但在出版界上，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，要‘一脚踢开’，必须有较大的腿劲。凭空的攻击，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淡去，消去了。”最令我难忘的是：与会者没有一个半途而退的。这可是如今罕见的“盛事”了。在如今的学术会上，自然，我参加的是极少数极少数，但几乎无会不见“华威先生”和他的弟子多矣。他们都是“知书识礼”的学者教授啊。不过我又想，如今的生活节奏快而又快，“赶会”也是难免的。世易时移，或不当以“华威先生”视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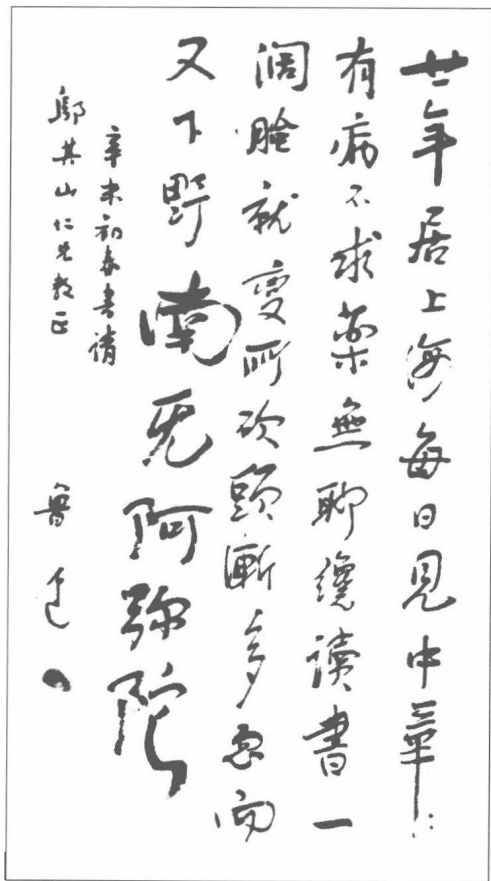
研讨会给了我许多启迪。首先是议题。质疑的是：“鲁迅精神”和“当代文化”都并非“不证自明”的，而题目给出的似乎就是一个肯定的结论。这时候我也才注意到，我们汉人的一种思维定势，的确是这样的，题目就是答案。但随后我就想起一九八〇年代初，一次研讨二十世纪三十

年代中国电影的会上，一位前辈发言的题目是：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三十年代电影。他侃侃而谈，如数家珍，可最后的结论是：没有影响！哇。虽说已经开过“理论务虚会”，虽说夭折了，还是石破天惊，如醍醐灌顶。这是违背权威的指示的呀。从那时，我知道正题可以反做。在是非、利害、深浅、大小等等之间，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视角，多种多样的方面和议论。打破定于一尊的“思维定势”，空间无限广阔。鲁迅谈《红楼梦》，就说：“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在我的眼下的宝玉，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；证成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，因为世上，不幸人多。唯憎人者，幸灾乐祸，于一生中，得小欢喜，少有罣碍。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，与宝玉之终于出家，同一小器。”可见，文学—文化不是算术，二二一定得四。鲁迅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必须有开放的思路。天津师傅教我一句民谚：“好看不如爱看。好听不如爱听。好吃不如爱吃。”人间世的一切，都在一个“爱”字：你爱就拥抱了；热烈的爱就热烈地拥抱。不爱则“何有与我哉！”乃至“憎”，也是人情之常。即使世界“大同”，人类生活在“黄金世界”，人还是有不同的七情六欲的，我以为。

虽说文化必须有开放的思路，博大的胸怀，因为文化是包罗万象的。人类创造的一切，自然科学的，人文社会学科的，物

质的,精神的,吃喝拉撒睡,琴棋书画剑,无不包含在文化之中;具体的科目除了它的专业之外也有文化的蕴涵。但文化的根柢毕竟是对人的思维、言语和行为的濡染,的规范。文化即人化,也即化人。价值观与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根本特质。“君为臣纲。父为子纲。夫为妻纲”是孔子—儒家的根本特质。“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女有别”是“不得与民变革”的教旨。其他是枝叶,也就是可以“与民变革者也”。二十年的“国学热”,没有一个当下的“国学家”敢谈“三纲”者,是有深意和苦衷的吧?有海外学者曰:“创造型转化”;大陆学人也如获至宝。不过,没有一个人教我:如何将“君臣转化”?父子,夫妻也一样。而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们倡导的是新文化,要扫荡的正是“三纲”,他们的共识是:“三纲”是奴隶政治奴隶道德的根本,是一级压迫一级的非人性的文化。他们呼唤人的尊严,自己要成其为人,同时把别人也当人。人与人之间要“自他两利”。鲁迅明确提出:“人固然应该生存,但为的是进化;也不妨受苦,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;更应该战斗,但为的是改革。”这就是他倡导的“一要生存”,但不是“苟活”;“二要温饱”,但不是“奢侈”;“三要发展”,但不是“放纵”的“立人”的纲要。鲁迅理解并尊重人的生物性的“生存”、“温饱”和“发展”的天性欲求,但鲁迅倡引人必须超越生物性的生存,而成其为“人”的生存。人需要休息,需要娱乐,需要喝茶,鲁迅曾经发议论:“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,真能随处看出

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,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,派队剪除;上海又有名公要整顿茶馆了,据说整顿之处,大略有三:一是注意卫生,二是制定时间,三是施行教育。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;第二条,虽然上馆下馆,一一摇铃,好像学校里的上课,未免有些麻烦,但为了要喝茶,没有法,也不算坏。最不容易是第三条。‘愚民’的到茶馆来,是打听新闻,闲谈心曲之外,也来听听《包公案》一类东西的,时代已远,真伪难明,那边妄言,这边妄听,所以他坐得下去。现在倘若改为‘某公案’,就恐怕不相信,不要听;专讲敌人的秘史,黑幕罢,



鲁迅手迹



鲁迅一家和冯雪峰一家合影。

这边之所谓敌人，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，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。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，生意清淡了。”鲁迅甚至尊重底层民众的听唱《十八摸》，道理是：“那是她用‘自食其力’的余闲，享点清福，谁也没有话说的。”当代“王者师”谁有这样的眼光，这样的胸襟？从民众的利害来观察文化！

我常常困惑，常常苦闷：大禹的爹奉命治水，用“湮”也就是“堵”的方法，失败了，头也被砍了。大禹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毫不理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是为孝也”的祖宗规训，用“导”的方法，导九流入海，滔滔洪水的天灾化于无形，天下太平了。那当是名副其实的“盛世”吧。大禹也坐了龙庭。可我们同胞，歌颂大禹，为大禹树碑，建庙；可完全不学他的思路，不用他的方法。我华夏大地，有谁见过鲧的碑？有谁烧过鲧的香？可骨子里却效法他，也即大禹的爹：永远用“湮”，永远用“堵”，永远是

“管理”，永远说不清多少天灾，多少人祸！为什么这样？

与会者对于鲁迅以个人为本位，“尊个性而张精神”，达到大群的觉醒的“立人”办法，没有公开的异议，根本的异议，似乎也许是一种共识了。因为鲁迅所说：“盖惟声发自心，朕归于我，而人始自有己；人各有己，而群之大觉近矣。若其靡然合趣，万喙同鸣，鸣又不揆诸心，仅从人而发若机括；林籁也，鸟声也，恶浊扰攘，不若此也，此其增悲，盖视寂漠且愈甚矣。而今之中国，则正一寂漠境哉。”实在是合乎常识，合乎人情，是朴素的道理。还有一个共识，是知识者固然要“声发自心”，要“立我”，要有自己；但如果社会不容人说心里话，甚至以“交心”入罪，是不会有刚健、鲜活、高尚的文化的。社会精神下滑，老人倒地不救，小悦悦被车碾压路人不敢援手，恐怕多的不是个人的冷漠，而是害怕因此得祸。这是有一种强大的逼迫人不敢救助的社会力量在。社会是个巨无霸，即使是觉醒的知识者也如沧海之一粟。鲁迅的呐喊近一百年了，一九三六年临死还呼吁“救救孩子”，几近于耳边风啊。

有信任鲁迅的人在，又有这样一些共识，又注意到文化的多元性、多样性，反对定于一尊，怀抱开放的思路，“民魂”不绝，希望在前。我对这次研讨会，心怀无尽的感激之情。非为我钟情的专业，为我难割难舍的同胞和异胞也。

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六

如此感伤,如此温良,如此圣洁

——论《巨流河》

◎李建军

我读书,向来不喜欢读节本和洁本,但大陆版的《巨流河》(三联书店,2011年4月),我还是找来读了。原因很简单:它竟然把我的一位硬汉朋友,感动得潸然泪下。此前,我的这位朋友,也曾被一部名为《北逃》(CROSSING)的韩国电影,惹得失声痛哭,按他的话说,“竟然当着孩子的面,不知羞耻地哭了起来。”我信任他的眼泪。于是,便找来看,结果,自己也被这部韩国电影搞得难过了好一阵子——谁若对中国“大跃进”之后的哀鸿遍野的“大饥饿”有了解,谁若对搞得“四海翻腾”、“五洲震荡”的“文革”浩劫有记忆,谁就有可能对《北逃》中人物的不幸,有感同身受的理解,就更容易体验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。

这次,关于《巨流河》,我的朋友的眼泪,也同样没有欺骗我。我依然像前次那样被感动了。只是,这样的好书,怎么可以只读个节本了事呢?为了得窥全豹,我托一位作家朋友,从香港带回一部完整版的

《巨流河》。对照着大陆的删节本,我将这本厚达六百零三页的繁体竖排的书,重又细细读了一遍。

这是一部充满乡愁的追怀之作。那些失去故乡的漂泊者,如风中的转蓬,从巨流河,飘到长江,飘到岷江,飘到大渡河,一直飘到了哑口海。在动荡的年代,他们看了太多的惨象,流了太多的眼泪,经了太多的生离死别。然而,齐邦媛的叙事,哀乐中节,态度平静而内敛。在她的笔下,感伤和悲情是有的,但是,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挚爱,是对他人的感恩,是任何时候都不焦躁暴怒的温良,是任何时候都不歇斯底里的优雅。

一、如此感伤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随着“文革”浩劫的终结和文化禁锢的宽缓,台湾文学逐渐进入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。林海音、於梨华、聂华苓、琼瑶、白先勇、李昂等人的小



1988年8月17日,从台湾大学退休时的齐邦媛。

说,张秀亚、王鼎钧、郭枫、三毛、琦君、杨牧等人的散文,余光中、郑愁予、痖弦、洛夫、席慕容等人的诗,柏杨、李敖、龙应台、姚一苇、柯庆明等人的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,都给大陆读者留下别样而深刻的印象。

相提而论,概而言之,由于未曾受到外部规约力量的强力干扰,由于较好地维持着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,台湾作家的作品比大陆的当代作品,更有人情味,语言功力更好,古典文学的因子更浓,“中国心情”也表现得更充分。即使在琼瑶的那些比较模式化的小说里,你也能感受到汉语特有的韵致,也能体验到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意情调,也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世俗幸福的想象与憧憬。

至于对故国往事感伤的追怀,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,更是台湾文学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。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,白先勇的《游园惊梦》和《滴仙记》等小说,余光中的《乡愁》和《乡愁四韵》,郭枫的《黄

河的怀念》、《我想念你,北方》,琦君的《何时归看浙江潮》和《烟愁》,席慕容的《出塞曲》和《长城谣》,张晓风的《愁乡石》和《远程串门子》等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,都曾叙写对故人与往事的怀念之情,都曾抒发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依恋。

从情绪模式来看,《巨流河》属于典型的台湾文学。沉重的漂泊感和强烈的乡愁,如浓云重雾,萦纤在这部杰作的字里行间。但是,齐邦媛年近耄耋而述往事,世事洞明,心气和平,最终能将自己的感伤、愤懑和悲恸,控制在适度的范围,始终不失“怨而不怒,哀而不伤”的中和之美。这既与她温柔敦厚的家风有关,也与她所受的学校教育分不开——她的老师,不仅教她知识,而且从情感上,深深地影响了她,使她的情感世界既包含着“感时忧世”的广度,又蕴含着深刻、沉重的人生内容。

孟志荪先生指导学生要用心读“不幸人物的传记”,并且把自己在乱世颠沛流离的痛苦,融入到了对杜诗的讲解中,从而培养了学生在诗境中体验人生的情怀,以及在人生中感受诗意的能力:

……那时我已长大成人,又逢国难,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《史记》,又想读最好的,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,《项羽本纪》就比《刘邦本纪》高明得多。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,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,竟声泪俱下。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,久久难消。

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，如醉如痴地背诵、欣赏所有作品，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。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，中英两种诗选中相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，回响。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，如覃子豪《金色面具》诗句：“如此悲伤，如此愉悦，如此独特。”^①

杜甫《秋兴》诗云：“闻道长安似弈棋，百年世事不胜悲。”辗转于“干戈际”的人们，是很容易因无奈而感伤，因感伤而流泪的，所以，孟志荪讲杜甫时，哭了，朱光潜先生讲华兹华斯的《玛格丽特的悲苦》时，也哭了：

朱老师读到“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, ……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”(天上的鸟儿有翅膀，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)，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“风云有鸟路，江汉限无梁”之句，此时竟然语带哽咽，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，念到最后两行：

“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”(若有人为我叹息)

“They pity me, and not my grief.”(他们怜悯的是我，不是我的悲苦。)

老师取下了眼镜，眼泪流下双颊，突然把书合上，快步走出教室，留下满室愕然，却无人开口说话。也许，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，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

事，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，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，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，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。^②

自古无泪不成诗。在诗的深处，总是涌动着泪的泉水。然而，只有至情至性的人，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温度。孟志荪和朱光潜都是有诗心的人，所以，他们因诗而动情落泪，并用自己的泪水，滋润学生心田里的禾苗，使他们也成为有温柔诗心和丰富诗情的人。齐邦媛在回答《瞭望东方周刊》的访谈时说：“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、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。”^③其实，她所接受的诗化和人性化的文学教育，不仅给她提供了认识人生真谛的智慧，而且还给了她一副慈悲心肠——这意味着能感受到人生的哀苦，能感受到他人的不幸，尤其重要的是，要知道眼泪的滋味。杜甫《哀江头》诗云：“人生有情泪沾臆，江草江花岂终极。”刘鹗在《老残游记自序》中说：“……哭泣也者，固人之以成始成终也。其间人品之高下，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。盖哭泣者，灵性之现象也。有一分灵性，即有一分哭泣，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。……《离骚》为屈大夫之哭泣，《庄子》为蒙叟之哭泣，《史记》为太史公之哭泣，《草堂诗集》为杜工部之哭泣；李后主以词哭，八大山人以画哭；王实甫寄哭泣于《西厢》，曹雪芹寄哭泣于《红楼梦》。”《巨流河》也是一部哭泣之书。齐邦媛多次写到眼泪——自己的眼泪，母亲的眼泪，

父亲的眼泪,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们的眼泪,这既与她的“灵性”相关,也是老师影响和教育的结果,岂偶然云乎哉!

一部作品的精神风貌,最终还是决定于作者自己的气质和经验。《巨流河》的感伤情调,说到底,还是源自于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。她在少年时代,便体验到了可怕疾病的折磨,独自体验过被死亡威胁的无助感,也亲眼目睹了失去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,给母亲带来的巨大悲痛:

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,哭泣自责,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。在传统社会,一个年轻媳妇“没事”就哭,是很不吉祥的事,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,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。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,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,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。雪融之后,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坟,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。我记得坟四周种了松树,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,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,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,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,祖母说是芍药花。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,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。它那大片的、有些透明,看似脆弱的花瓣,有一种高贵的娇美,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;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,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、永不凋谢的,美与悲伤的意象,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。^④

从这段文字里,我们可以看见母亲的悲苦对作者的影响——这种影响留给她的记忆如此深刻,以至于到了古稀之年,她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境,依然能用文字还原那些具体的细节和氛围。同时,从这段文字里,我们也可以看见作者不俗的文学才华。她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“文学动作”,即在朴实自然的叙述语言里,在平和舒缓的叙述语调里,同时完成描写和抒情的双重任务。清晰呈现的画面感,充满情感律动的抒情性,以及丰饶的诗意感,统统都被和谐地包容在质朴、简洁而优美的叙述语言里。她的叙述态度是克制的,但是,所获得的效果,却是强烈的,在那感伤的意境里,在那悲怆的旋律里,流荡着足以使人泣数行下的力量。在齐邦媛的笔下,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萧红的影子——她们都写辽阔的东北大地特有的风物,都写柔弱的生命躲避不过的死亡,都写女性无助的境遇、无尽的眼泪和无边的哀伤。

从少年时代起,齐邦媛就离开故乡,踏上了漫长的漂泊之旅,自此之后,故乡便在遥远的梦境里,便在凄楚的歌声里:“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,曾从辽河到长江,溯岷江到大渡河,抗战八年,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。从东、西、南、北各省战区来的人,奔往战时首都重庆,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,炮火炸弹之下,都在唱,‘万里长城万里长,长城外面是故乡……’”^⑤这种有家归不得的漂泊感,终其一生,萦绕在作者心头,成为她内心深处难以化解的情



颠沛流离的年代，拍一张全家福极为难得，这是唯一的珍贵纪念。前排左起：母亲裴毓贞、父亲齐世英、小妹星媛。后排左起：大妹宁媛、哥哥振一、邦媛。

结，难以消除的疼痛。即使成年以后，她也常常被这种强烈的漂泊感折磨着。她曾这样写她中年时期，在美国进修期间的漂泊体验和感伤心情：

……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，窗外竟是皓月当空，想到《红楼梦》中，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。我这个现代女子，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，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，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！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，叙此悲情，（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，我怎未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！）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，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，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。当时心中盘旋着《春江花月夜》：“昨夜闲潭梦落花，可怜春半不还家。”诗中情境。^⑥

这纯然是一个诗人的感伤。在她的笔下，有未能替“家庭”尽责的不安，有对年

迈父母的体贴和惦念，也有推己及人的不忍之心和仁爱情怀，而“可怜春半不还家”的漂泊，则更使人备感凄凉，尤难为怀。

齐邦媛在写给《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》的答谢词中说：“我最应该得的是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。”^⑦漂泊者的乡愁，即使到了桑榆晚景，依然笼罩在她心头。触绪纷来，愁肠百结，

“固将愁苦而终穷”，这，大概是古今漂泊诗人共同的精神遭际吧。

二、如此温良

文学是离同情和怜悯最近的一种精神现象。一个优秀的作家，往往是一个懂得爱的价值的人，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，也总是包含着善良的意愿和道德性的关怀。一部规制宏大的叙事作品，如果完全没有道德视景，对善恶和是非也完全漠不关心，那么，它就很难产生持久而普遍的影响力。

然而，贬低善和爱的价值，似乎已经成了哲学和文学上的一种时髦。怀疑主义者尼采就嘲笑爱的意义，视同情为一种有害的“恶习”，认为：“虚弱的人和失败的人应当灭亡：这是我们人类的爱的首要法则，人们甚至应该帮助他们自取灭亡。”^⑧我们虽然不像尼采那样极端和简单，但是，我们也否定普遍的爱，而肯定有限定

的爱,只不过,尼采站在强者一边,我们站在相反的另一边。我们把冲突和对立当作生活的本质。个性千差万别的人,处境各各不同的人,被草率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,被简单地划为敌人和朋友,被随意地贴上进步和落后的标签。无休止的斗争被当作推动生活前进的动力。恶被赋予了使人眩惑的魔力,而善则被歪曲为令人讨厌的德性;仇恨被当作一种高尚的激情,而恐怖和暴力则被浪漫主义地诗意化。我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尼古拉·斯塔夫罗金们一样,无所畏惧,“醉心于危险感”,“不断陶醉在胜利中,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所向无敌的”^⑩。我们缺乏朴素的生活态度,讨厌一切平淡无奇的事物;我们丧失了对时间的敬畏感,竟然妄想将一万年化为一瞬间。我们渴望一蹴而就、惊天动地的成功。我们将自己想象为普照万物的太阳,以君临万物之上的最高主宰者自居。基里洛夫说:“人将成为上帝,并将发生本质上的变化,种种思想和一切情感亦将如此。”^⑪我们完全被基里洛夫式的自大和傲慢异化了。我们成了在自我想象中不断膨胀的怪物,成了灵魂粗糙的“新人”。早在一九四六年,宗白华先生就发现我们民族的灵魂“粗野了,卑鄙了,怯懦了,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”,“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、斗争”,“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、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”,于是,便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:“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?”^⑫

“中国精神”的未来去向,也是齐邦媛甚为关心的问题。她关心中国文化的“高

等价值”,关注中华民族“人性”的健全发展。她将“保持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准”当作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^⑬。她认为,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“对中国半世纪动荡,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”^⑭。事实上,她在写作的时候,也抱有对读者“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”的目的。

齐邦媛生活在天下多故、海水群飞的时代,世道人心经受着可怕的撕裂和严峻的考验。她立志要写出外敌入侵、风雨飘摇之时,中国人的坚韧与不屈、宽厚与仁慈。所以,《巨流河》既是一部感伤之作,也是一部赞美之书。她赞美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正直的人格,赞美不为腐败的世风所污染的温良的德性,赞美始终坚持扶危济困的心地善良的人们。齐邦媛说自己写《巨流河》的一个目的,就是要用“诗的真理(the poetic justice)”,写出自己“忘不了的人和事”。而《巨流河》的价值,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别样形式的“抗战史”,真切记录了中国人民在战乱时代的艰难和坚强,也不只在于它通过大量的细节,还原了那些被历史的尘埃遮蔽的真相,更重要的,还在于它展示出了一种业已模糊的人格图景和道德风范,写出了一群古道热肠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——他们仁慈、克己、真诚,急公好义,无论在日常生活中,还是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情上,都显示出一种温良的态度和中正的精神。

齐邦媛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,写到了一位不知其名姓的小镇医生。他不仅有悬壶济世的慈悲心肠,肯从“十华里外的镇